

莫把斯湖當西湖

我讀過不少關於西湖柳岸的形容，也嚐試過於幻想中在柳堤漫步。可是，我不能肯定它與真實的距離有多遠。大貝湖！大貝湖的柳岸，使我在忽忽中好幾次放慢了腳步，好幾次惘然回顧！我不知道它似不似西湖，但我知道它有意裝成西湖模樣。本來它是一個工業給水廠，據說它有先天條件，便被人加上附帶的任務——觀光事業。在七公里的湖邊，插上了大貝湖八景。什麼蓬島湧金，什麼柳岸觀蓮，都足使沒去過西湖的人可以模糊間看見西湖的影子，使會到西湖的人於聊勝於無的情況下、帶着淚去重溫舊夢。在一棵柳樹下，有這麼兩句話：「清風吹得遊人醉，莫把斯湖當西湖」。多

少憔悴江南倦客，在飄雨清晨、斜陽殘暮的時分，走過這柳岸洒下思鄉之淚。「莫把斯湖當西湖」是何等淒酸？是何等落寞？有時我會很慶幸自己生長在香港，因為至少可以不必負上回憶與眷戀故土的一份情懷！

十多年來，拋家去國的人都漸漸老了。白髮愈來愈多，重返家園的希望似乎愈來愈微，而思念之情卻愈來愈多！台灣畢竟是台灣，新的部份是帶灣，

新亞書院·小思

厚美國風味，舊的部份卻充滿日本氣氛，他們實在沒有辦法把那份感情放在這些地方上，於是只好裝一點假想的出來。倒如陸軍軍官學校裏的黃埔湖，這高雄的大貝湖，我想恐怕都在同樣心情下築成的！據到過西湖的人說，大貝湖不像西湖卻偏偏令人想起西湖。我總覺得，它的出現，對思家的人不是一種慰藉、而是一種危機和折磨。

那天，我們在嫋嫋臨風的柳絲中走過，曾一度在湖水中留下影子。可是個個都沒到過西湖，那份聯想與反應，就算有也來得不深厚。只有幾個人，在忽忽回顧裏、輕輕歎聲：「美呀！這應像西湖了吧！」

我一直抱怨。怎不在那兒多留一陣，反在塵埃蔽天的製鋁廠卻歇上了半天！回到香港後，接到我們副團長的信，她告訴我，她在我嚷着要多留一陣的大貝湖住了好幾天。在柳蔭下，曲欄邊垂釣，渡過了幾個黃昏，這簡直使我羨煞了。相信自別以後，大貝湖邊、仍有不少的人，在一憑仗西風，吹乾淚眼！

一月
行